



丽江黑龙潭公园

聆听丽江的静

□杨 鸥

丽江的静出乎我的意料。本来以为丽江是个喧闹的地方,来到丽江,却发现这里这么静。我在丽江古城的一个庭院里,这里的静是那种万籁俱寂的静,听不到一丝杂音,连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,不像都市里平时总有嘈杂的声音。

来到丽江的那天正下着雨,周围的山笼罩在云雾中,古城的五花石板路湿漉漉的,踩上去湿滑。路边一个个店铺亮着灯,干爽明亮。民宿、酒吧都是褐色的木门窗,古色古香,门口装饰着花草,挂着红灯笼。绿色的枝叶爬满墙,掩映着门窗,一盆盆明艳的鲜花错落地摆在门前。酒吧、民宿的名字起得别致:遇见酒吧,久违的小屋,隆中草堂……路边水渠有流水潺潺流过,流水随时随地出现,不知道它从哪里来,往哪里去。雨说下就下,说停就停,就像有遥控器随时切换频道。丽江的天空总是云彩密布,只露出一小块蓝天,蓝得深邃。

丽江的雨也是无声的,静悄悄地来,静悄悄地去。石板路一会儿湿了,一会儿又干了。早晨,店铺还没开门,石板路干干净净,不染纤尘,寂静地向远方延伸。走在路上,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在响。

我们住的是一家民宿。两层楼房间,木头门窗,院子里摆放着花草,一张长条的原木形状的桌子,几张小椅,上方有遮阳亭,院子的布置显得雅致,我看见有人坐在院子里用电脑写作。房间和院子里很安静,听不到一点声音。丽江被贴上了很多标签,而这雨仿佛洗净了浮华,让朴素本真的丽江呈现在人的面前。

丽江本该就是这样的本色,民宿的老板和老板娘黝黑的脸,笑容质朴厚道,话语不

多,但热情地和来往的客人打着招呼。早上看到民宿餐厅的老板站在餐厅门口,我问他是否开早饭了,他却沉默不语,定定地看着院子,这个黑黑的小伙子显得很酷。

丽江古城以四方街为中心,小巷向四面八方辐射。小巷四通八达,像个迷宫,一条小巷里面还有分岔的小巷,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,而路边的一家店铺安然地迎接你,一家家店铺也很相似。在丽江古城走,不必有什么目标,只是随心所欲,路边的店铺想进就进,不想进就继续走。走进一家摩梭人卖披肩的小店,女主人在用原始的织布机织布,我选了两条披肩,男主人会很推销,说这两条送你,你自己也选一条吧,这条有民族特色,经久耐用,用个十年八年没问题,过了这店就买不到这样的披肩了。于是,我又买了一条。

即便是在疫情的特殊时期,丽江古城的游人依然较多,其中又以年轻人居多。在古城进门处的广场,有一个挂满许愿牌的长廊,挂着很多表达心迹的许愿牌子。看来不少人来到丽江,是为了追寻浪漫的爱情。爱情在今天是稀缺品,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追寻,也是心灵的一种寄托。以爱情的名义来到丽江,显得理直气壮。

丽江,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响亮,有一种浪漫的气息。丽江古城那纵横交错的小巷,光洁的五花石板路,色彩缤纷的酒吧和店铺,还有路边悠悠的流水,似乎都隐藏着故事,或者是一个故事的开端。人与人在这里相遇似乎有了别样的意味,丽江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,到这里来的人,都怀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期待。期待什么?期待浪漫吗?据说在丽江,随时可能发生故事。不少在丽江开店的人,

也是怀着一种文化的情怀,类似于行为艺术。在丽江古城里闲逛,在酒吧里喝茶、喝咖啡,看玉龙雪山,享受慢生活,成了丽江生活情调的标配。而玉龙雪山,也是和爱情的传说有关。丽江符合人们心目中的一种期待和想象,电视剧里不是常有爱情失意的人跑到丽江去疗伤吗?也许太刻意制造文化符号的地方反而失去它本真的面目,有了一种商业的气息,而丽江最吸引我的地方恰恰是在人无法到达的地方,那就是玉龙雪山的山顶——那覆盖着白雪、被云雾缭绕的地方,充满了神秘感。那里是亘古不变的静,没有人能打扰到它。面对高洁的雪山,凡尘中的种种便显得渺小。

纳西人的爱情传说也成了历史。导游说,其实爱情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,那些殉情的年轻人只是一时头脑发蒙,也不想还有家人,自己走了家人怎么办?导游是个纳西族姑娘,很好学。

如果没有那么多先人为主的概念,丽江还是一个有着人间烟火气的地方。比如这里的菌菇汤很好喝,野生的松茸片很新鲜,还有鸡汤米线很香醇。据说丽江人吃顿饭要花很长时间,几个丽江人在昆明吃饭,周围的饭桌换了好几拨人,他们还在吃。这就是丽江人的慢。

在蓝月谷,抬头能看见玉龙雪山。玉龙雪山高高地耸入云霄,山顶云雾缭绕,看不到山顶的雪,山体上有一些裸露的白石,还有一条条细细的白色瀑布。虽然看不到雪,玉龙雪山还是给人一种神秘感。这是纳西族的神山,让人仰望的地方。蓝月谷的名字很有诗意,蓝月谷的水来自玉龙雪山融化的冰雪,水是蓝绿色的,山谷呈月牙形,远看就

史馆时都震惊了,院士的照片多得一面墙都挂不下。”可能因为沾了母校的光,王院士对我厚爱有加,我后来工作了数年又跨着学科到北大做博士后,也和王院士的鼎力推荐有很大关系。

如今我在北大当老师,感念母校恩惠之余,也常常思考,苏州中学人才辈出的原因何在?除了人杰地灵、底蕴深厚之外,教育理念很重要。1927年,爱国教育家汪懋祖任苏州中学校长。汪懋祖是著名哲学家杜威的学生,倡导杜威的教育思想,注重因材施教,设立了学分制和选科制,开时代风气之先。我在苏州中学读书时,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这里是素质教育的典范。我的大学同学听说我高中三年没有晚自习,周末几乎不补课,周三、周五下午三点半就放学时,都非常惊讶。其实这种教育方式并非不重视学习,而是强调自主学习,为学生营造自由的氛围,更好地与高等教育接轨。

我还记得高一开学第一节数学课,一位其貌不扬的老师走进教室。他说:“我叫樊亚东,同学们,今天是你进入高中的第一节数学课,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,我们为什么要学数学?”在同学们说了一些自己的答案后,樊老师说:“你们今后绝大多数人不会去读数学系,不会从事专业的数学研究,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数学基本上不超过四则运算的难度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数学?我认为,学数

学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有理性。”这个回答我今天在北大的《科技政治学》的课堂上还会讲起,因为这个时代很多人对“什么是科学”“为什么要学习”的理解都是高度功利化的:学习是为了高考、毕业、找工作,学科学是因为有用。樊老师的回答似乎把我们带回到了古希腊,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:“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。只因人本自由,所以我们认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入探索,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。”道山之“道”,也是以人为本、以学为业、崇尚自由理性的育人之道。

“师训绵延有遗篇,先忧后乐千古吟。”去年教师节那一天,我加上了苏州中学原副校长、我高一时的物理老师陈兆立的微信。我高一学年结束时,陈老师就退休了,所以我们是陈老师教的最后一届学生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陈老师已经80多岁,远在加拿大,也不记得我的名字了。但我还记得陈老师要我们记住的“重力势能是咸菜”(提醒我们在计算能量守恒时不要重复加重力势能),也记得陈老师最后一节课时含着泪与我们告别的感言。我在微信里和陈老师说:“今天是教师节,回想教过我的老师们,我的博士和博士后导师当然对我有很大影响,除他们之外,对我影响比较大的,还是苏州中学的老师们,因为中学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。感谢您!我的老师。”

子,红红的特别诱人。路过的人一拨一拨,他们或许早就看惯了这些景色吧,径直走过去,目不斜视。我对这些果子却特别喜爱,忙用手机从远景、近景、拍下它们。我很好奇,这些让人垂涎欲滴的果子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去摘取呢?或许,这正是个城市文明风貌的重要体现吧。

同伴说,如果我们天天来、年年来看这些风景,多久会看厌?我说,怎么会厌呢?年年花相似,岁岁人不同,我们看的是风景,感受的是心境,心境不同,自然觉得景就不同了。一日无论如何是看不尽长安花的日子还很长,足够我们细细丈量它的距离,将小城的角角落落收入眼底。

子,红红的特别诱人。路过的人一拨一拨,他们或许早就看惯了这些景色吧,径直走过去,目不斜视。我对这些果子却特别喜爱,忙用手机从远景、近景、拍下它们。我很好奇,这些让人垂涎欲滴的果子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去摘取呢?或许,这正是个城市文明风貌的重要体现吧。

同伴说,如果我们天天来、年年来看这些风景,多久会看厌?我说,怎么会厌呢?年年花相似,岁岁人不同,我们看的是风景,感受的是心境,心境不同,自然觉得景就不同了。一日无论如何是看不尽长安花的日子还很长,足够我们细细丈量它的距离,将小城的角角落落收入眼底。

子,红红的特别诱人。路过的人一拨一拨,他们或许早就看惯了这些景色吧,径直走过去,目不斜视。我对这些果子却特别喜爱,忙用手机从远景、近景、拍下它们。我很好奇,这些让人垂涎欲滴的果子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去摘取呢?或许,这正是个城市文明风貌的重要体现吧。

同伴说,如果我们天天来、年年来看这些风景,多久会看厌?我说,怎么会厌呢?年年花相似,岁岁人不同,我们看的是风景,感受的是心境,心境不同,自然觉得景就不同了。一日无论如何是看不尽长安花的日子还很长,足够我们细细丈量它的距离,将小城的角角落落收入眼底。

“悠悠道山情,依依芳草心。碧霞春雨水,古柏长青。”今年是我的母校苏州中学120周年校庆,也是我毕业20周年。当被拉入老同学为20周年再聚首所建的微信群时,我不由轻轻地哼唱起这首校歌,思绪也跟着回到了二十年前的苏州。

道山是一座土山,相传是吴越王钱氏掘池垒土堆成的山。道山不高,拾级而上,山顶上原是一座亭子,名曰“道山亭”。后来,道山亭被改建为音乐教室。我在苏州中学读书时,每周要去道山的音乐教室里上音乐课,悦耳的琴声会与周边郁郁葱葱的草木一起奏鸣起来。我们班在道山上一同排练《红河谷》合唱的场景,如今回忆起来,仍是历历在目。

苏州中学的道山亭、碧霞池、春雨池,不仅是令人眷恋的美景,也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。公元1035年,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创办苏州府学。据说有人告诉范仲淹这是一块风水宝地,在此建宅,后世代代会出高官。而范仲淹却说,我家占有此地,怎知在此办一所学校,让苏州人才辈出呢?于是,他将苏州府学定址于此,从此延续千年文脉。苏州府学所在地,就是今天苏州中学的校址。苏州中学办学历史绵延,校址始终未变,从范仲淹开始的精神传承也始终未断。道山之“道”,就是先人后己、先忧后乐、家国天下的精神道统。

喜欢上走路,全因我生活的小城抬脚便能到达的公园。随意走进,便置于花园之中,我们被隔离到了忙碌之外,尽情感受这座小城的风景如画。

我生活的小城,秋日里是极美的。湛蓝的天空水洗一般清澈,如婴儿的眼白,饱满的云朵不经意缀在其中,与这蓝般配到极致。乌兰木伦河南岸林荫道的金叶榆树在夕阳下金光闪闪,沿着小道向深处走去,秋意渐浓。这已经是漫步在这个小道上的第三个秋天,我与春天的花开、夏天的绚烂以及冬日的暖阳相伴,就那么走着,从未厌烦。

三年前,我来到了小城,住在这靠水的房子里。我喜欢水,乐意靠水而居。不惑之年过后,我对于许多的虚名妄利逐渐疏离,更愿意遵从内心,寻找一种最舒服的生活状态。清晨推开前窗,能看见红海子湿地公园,朝阳从湖面升起,便有了面朝大海、春暖花开之感;后窗则是中心公园和宽阔的街道,满眼绿色。我居于群水环绕、绿植包围之中,常有“忽逢桃花林,夹岸数百步,中无杂树,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”之幻,幸福指数与日俱增。

以前,我总忙于琐事,白日蜷缩于高楼之中,傍晚难得清静,却在家临摹字帖或闲逛超市之后同电影相伴。那时的我与大自然快要处于隔绝状态,生生错过了春日生机、夏日凉风、秋日芳香以及冬日暖阳。我从不知道,就在我居所百米开外便是画卷。随着脚步缓缓前移,画卷打开,于是,一幅四季图便以油画、水墨、水彩、素描的方式将一年的美展现无遗。此刻,正是格桑花的季节,粉的、白的、黄的竞相绽放,满布步道。

同行友人是个急性子,一路闯着走过,花朵摇

道山情悠然

□顾超

1904年,苏州中学新学发轫。新学始创一百二十年间,不仅罗振玉、王国维、钱穆、吕叔湘、胡焕庸等大师曾在此执教,这里更是培养了叶圣陶、顾颉刚、胡绳、陆文夫等名家,以及李政道、钱伟长等63位中外院士。我在中科院读博士时,因为一次学生活动结识了王志珍院士。我和王院士说:“我们是苏州老乡。”王院士就问我:“你是苏州中学毕业的?”我说是。王院士说:“你们苏州中学了不起,出了这么多院士,我去参观校

暖城链接

□王桂萍

晃,抖落了一地花粉。我叫住他,让他慢一点,不要这么急匆匆,要学会驻足。他笑笑停了下来,与我一起拍起照来。从步道走下去便是乌兰木伦河岸,同伴说:“你看湖面多么宁静。”是啊,有什么能比“宁静”更好的呢?小城的秋天是最宁静的,风,躲到某个角落养精蓄锐去了。时间的洗礼,逐渐让我们对身外浮华失去兴趣,精神世界丰腴便成为理想——我们更趋向于丰富和安静。

我们走进一座弯弯曲曲的木桥栈道。这个角度是看康巴什三号桥的最佳位置,三号桥如今已有了它的名字——伊康桥,它直接打通伊旗与康巴什,成为一座连心桥、便捷桥。这座修建了两年之久的大桥如蝴蝶驻留于花朵之上,尽显柔美。尽管这双飞翼造型,本寓意展翅鲲鹏、草原雄鹰,我却觉得它更像是一只蝴蝶,否则何来如此柔美的线条和夜间艳丽的色彩?同伴也说夜间灯光亮起才是最美的时刻,夜间的桥似一盏造型奇特的灯,五彩斑斓映在河水之中,微风吹过,波光点点让人沉醉。

三号桥的两侧修建了步行道,避免人与车混道。我们从南岸穿到北岸,大片的绿地起伏延伸,如绿丝绒毯般铺开。2023年以来,这里开放绿地让人们能到草坪上游玩,所以在下班后、假日里,总能看到三五成群的人静坐于草坪

之上,尽享这静美时光。我和同伴踏入绿地,如此柔软,多想脱了鞋子无拘束地去感受这自然之柔。我躺下,任心灵如湖中之水,深邃宁静。

离开草地,来到岸上广场,工人们正在栽种菊花。原本就是菊花的季节,稍等几日便随处可见“黄金甲”了。那边一棵棵红果树上缀满了果

在原苏州乐园的鸽子广场,我看到过雪片一样纯洁的可爱生灵——白鸽。它们有的悠闲嬉闹,有的伉俪情深,有的飞翔到不远的欧式廊柱上引颈远眺,太阳底下的这些精灵向人们呈示着祥和与安宁。

在我们街道的一个花园内,我看到那蜿蜒曲折的紫藤廊下也静歇着几只白鸽。它们“咕咕”地叫着,像撒欢的孩子,为整个花园平添了许多生机。

正是这一切,让我喜欢上了养鸽。后来,我也拥有了一个数十平方米的大园,里边徒有花木,缺少鸟鱼这些精灵的点缀,我总感遗憾。还没进驻鸟儿,我早就精心设想了鸟笼,还构思了美妙的生态平衡,到时花木与鸟鱼交相辉映,该是多么祥和喜悦的场景啊。

笼子在一次冲动中建起来了,鸟儿却从没在冲动中被引进来,空巢一直是我自豪地向人推荐小园花木的一个附件。终有一天,这摆设成全了一对鸽子。那一次我生病,一位朋友送来了一对肉鸽,一花一白,煞是可爱,丈夫懒于成为屠宰手,把肉鸽信手往笼里一塞,这倒拨动了我那养鸽的情愫。信鸽没养成,权从肉鸽养起吧。

我的鸽笼是双层复合式的。外围有一个倒梯形网笼,足有两米长、一米宽、一米高,上平面稍宽,下平面稍窄,它支棱在四根水管上,内挂一个小木笼。我设想鸽子一定会在这里安家落户,木笼是它们的卧房,网笼是它们的活动室,吃喝尽在木笼,拉撒咸集网笼。下面还辟一方沃土植以几株花木,笼顶覆上一片彩钢瓦,够鸽子们享受的了。伉俪情深的一对肉鸽在此休养生息了两三个月,可是总也不见它们长膘,只有“萧萧落木”的枯瘦之感。终于有一天,雌鸽死了,我活着的没了伴也实在于心不忍,于是一直想着引进新伙伴。

卖鸽人介绍鸽子喜欢结对而生,还说不能买单个的回去匹配,于是便把一对“新人”一起引驻鸟笼。不想,从此鸟笼安宁全扫,那老雄鸽“乌一”占据网笼顶上一角,那新雄鸽“乌二”站立于网笼底下一角,那新娘白鸽子紧贴牛郎,眼睛却出神地斜眯顶上一只。白鸽尽管通点性情站在中间,有点劝架的情态,终究还是抵挡不住两雄相争。且看笼内上下翻飞,羽叶片片,鸽声咕咕,顶上的占着优越的地势一次次扑打,底下的占着成双的强悍不停冲击。乌一孤军奋战,粮草后路全被底下那对切断,故而它一天天沉沦下去。一天早起,我竟然发现乌一的一只眼睛被啄瞎了。乌一啊乌一,原想成全你,谁料竟得了如此下场?

实在于心不忍,我把乌一放归园内,让一对“新人”继续享受空中楼阁。这下,楼下的那只优哉游哉在花木间啄食,楼中的那对瞧着下面,一副量量的模样。好一个塞翁失马啊,乌一虽然失败却换回了自由。

那一对“新人”驱走了第三者,可始终得不到自由,看它们一副相安生息的可怜模样,我对这对“新人”起了怜悯之心,便把它们双双放下来。看它们得了自由,我的心也轻松了许多。可是这对鸽子天天制造成片的粪便,而且尽在门槛之上,我足足弯腰伺候了两三个月之久,虽有愤愤之色,但眼瞅着花木因了鸟粪得以繁盛,心里也就平衡了。

不料有一天,白鸽突然死了。大概是那天吃得太多撑了,吧,或许得了什么传染病。乌二低沉着头颅一眼不眨地静守在白鸽身边,我不知道乌二的眼中是否噙满了泪花。那天晚上失去了白鸽的乌二突然扑扑振翅,足足闹腾了一个晚上。

第二天一早,我条件反射地抓了一把玉米去喂我的鸽子,可是遍寻不着乌二。丈夫也出来观瞻,竟然在高高的围墙顶上看到了乌二。有白鸽的时候,乌二是从不曾飞过的呀,爱情的红绳牵缚了它的双翅。如今白鸽离它而去了,它失却了爱情又重振羽翼要找自由了。丈夫说我想了,也许是它羡慕隔壁别墅那边的亭台楼阁,要去寻找新的伙伴了。

我不想阻拦它,轻轻地撒下一地玉米粒,心想:乌二啊,你若能找到新的天空,那么就让这玉米粒在泥土里生根发芽;如果找不到归宿,那么你回来,饭局依然可以为你开设。

乌二回来了,啄食着那堆玉米粒,像一只被人驯服的小鸡。只是从此以后,每天早晚,乌二还是会站立在围墙顶上痴痴地逡巡。它是在引颈长盼、美妙痴想,还是在留恋这个曾经的家?我不懂。

我工作生活的小城只是“暖城”鄂尔多斯的一角。鄂尔多斯的“暖”,不仅暖在生态宜居,还暖在历史悠久、文化厚重。“河套人”遗址点燃了古老文明的薪火,朱开沟文化遗址、阿尔寨石窟无不诉说着千年跌宕的往事。鄂尔多斯的“暖”,也暖在资源富集、勇于担当。这座都市以一市之力保障了全国25个省区市的燃煤“煤”之急,用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温暖千座城、点亮万家灯。

鄂尔多斯是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,与它链接,它的暖便足以让你感受柔软宁静、热情善意。它是诗,是远方,却终究成了我们最不想离开の家。

鸽事

□沈惠勤